



冬韵 何家安

郑州地理

村名与人名(下)

朱永忠

王玥村 是中原区须水街道管辖的一个自然村,位于须水西南隅,王玥是该村王氏先祖,于清康熙二年(1663年)从荥阳城东北河王村迁此垦荒,选择一高凸岗地筑墙筑舍定居下来,子孙繁衍,为便利与外界联系,起村名叫卧龙岗。王玥为人忠厚,与邻村人际关系融洽,来往甚密,左邻右舍常说到王玥家去干什么事啦,久而久之,卧龙岗被人遗忘啦,王玥便成了正式村名,一直沿用迄今。

李月庄 属中原区西流湖街道管辖的一个自然村,位于中原西南隅。据传该村形成于清乾隆年间。该地居住3家李姓人家,来此最早的是李月家,于清乾隆三十六年(1771年)由郑州兑周村迁来,第二是李焕章家,于清乾隆五十四年(1789年)从荥阳李沟村迁来,第三是李聚山家,于清咸丰十年(1860年)由荥阳台郭村迁来。无村名,3家和睦相处,无论到谁家都直呼其名。清咸丰年间,为防患匪患,另两家都搬迁到李月家左右为邻,为的是相互照应,并协商定为李月庄来最早,故起村名李月庄,一直沿用迄今。

刘琪沟 是中原区须水街道管辖的一个自然村,位于须水南部,该村因刘氏居多且迁此最早,以其先祖刘琪命村名。据刘氏家族口碑相传,先祖刘琪于清光绪元年(1875年)从荥泽县(现古荥)迁此垦荒,此地沟壑纵横,地旷人稀,刘琪率妻儿选一深沟朝阳处,挖洞筑舍,定居下来。光绪三年(1877年)一李姓人家从道李村迁来与刘琪为邻。两家子孙繁衍,逐渐形成村庄,为与外界交往方便,经协商认为刘琪迁来最早,且刘氏人口众多,两家又在沟内居住,故起村名叫刘琪沟,一直沿用迄今。

李江沟 位于城区西部、西环路东侧,属中原区航海西路街道管辖的一个自然村。据该村清光绪十年(1884年)立的李氏宗族碑记“始祖李大公讳江,自洪洞迁郑州……”,又据村中老人口碑相传,大明洪武年间,李氏始祖李江率全家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郑州垦荒,在郑州西部龙潭沟(古地名)落脚,但见此处沟深竹茂,土地肥沃,且离贾鲁河近,认为是安家落户的好地方,即在沟东择一吉地,挖洞筑舍,定居下来,经数十年的辛勤垦荒创业,家业初具规模。而后又有冯氏等人家相继迁此定居,逐渐形成村落,为了方便社会交往决定起一村名,经大家协商,认为李江迁来最早,披荆斩棘,开创基业功劳最大,年龄最长又德高望重,便以他的名字为村名,又因村处于深沟内,故起村名叫李江沟,一直沿用迄今。

新书架

《理想丰满》

一章

冯仑被誉为地产“思想家”,五年前的《野蛮生长》对企业原罪的麻辣解剖让人记忆犹新,五年后冯仑再推亲笔力作《理想丰满》,提出“究竟怎样的房地产,才是对的生意?究竟怎样的社会,才会给力民营企业?究竟怎样的人生,才能创造生命的价值?中国人价值观严重丢失,该如何重塑?收入差距日趋严峻,怎样才能确保社会的公平?社会财富将会如何传承?”等一系列问题,并指出解救之道,那就是多谈一点“理想”。

冯仑认为:我们为什么需要理想?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缺乏信仰,一个人有了理想,才会有价值观,有了价值观就能自律,自律就能自助,自助才能他助,如果一个社会都能实现他助,那么就会天下太平。

随笔

有心与无意

王瑾

窗台上,我摆放了两盆花,一盆是蕙兰,从花卉市场买的。一盆是凤仙花,母亲从老家来时捎来几粒种子,埋在湿润的泥土里。对于前者,因为是花钱买的,我自然在意,三天两头浇水、施肥;对于后者,偶尔附着些水。出差一段时间,回来后,我急忙看我的蕙兰长得怎样了,花叶已经发黄、长斑了;再一看凤仙花,兀自繁茂。

怅然之余,想起了我教过的两个学生。

我曾在一所中学教语文,一个叫阳的男生引起了我的注意,各科成绩一直在班级遥遥领先,作文写得尤其好。学校或者市里举行作文大赛,我都推荐他,如我所料,只要他去,一定获奖,我也因此得到校领导的表扬。

和他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的同桌小刚,一个极顽劣孩子,父亲跑三轮,母亲做点小生意,家境不好,作业常常不交,上课总是违反纪律,有时逃课去上网吧。考试呢,常是班级倒数几名,我对他是劝也劝过,说也说过、家长也来过,甚至用语尖刻,可他依然我行我素,我都对小刚失去了信心,任其自然吧,我想。

一个冬日的早晨,5点多,我在2路公交站旁等车。一两片雪

花慢慢飘落,我踩着脚不停地张望车来的方向。

老师。我听到一个声音,回头一看,小刚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后面,他也是来乘这路公交车的,恰巧,公交车来了。

下了车,还得走一段土路,雪越下越大。看到他瘦小的身子,单薄的衣服,我把我身上的大衣掀起来罩在他身上,开始,他婉拒着,有点不好意思,我再坚持,并用胳膊拥着他,他不再抗拒,我们俩在北风呼啸,雪花纷飞中互相簇拥着朝学校走去。

后来,我调到了其他单位。就在今年教师节,他给我寄来了一封信,信中得知,他当兵去了,诉说了对我的想念和感激,并说起那个风雪早晨,我温暖的不仅是他的身体,如一米阳光,温暖了一颗叛逆、

自卑的心,从那以后,他改变了对老师和其他人的看法。

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,前天在街上遇见了我一直为之骄傲为之得意的阳,看见我,他竟如陌生人一样转过头去。

拿着小刚的信,我陷入了沉思。有一次到一个单位办事,旁边走过来一个老年人,打量了我一下,突然喊我,王老师。我有些诧异,迅速地在脑海里搜寻记忆,实在想不起来她是谁。

她却说,你忘了,那一次,我女儿上你家借书看,下着大雨,你打车把她送回来,我们一家人留你吃饭你不去。

我想起来了,那事已经过去五六年了吧,我班一个女孩,学习比较好,但父母常年有病,买不起书,我曾跟她说过,我有很多书,什么时候想看了去我家看……

她有些激动,有些紧张,也很感慨。这样一件平常不过的小事,而且已经过去那么多年,她仍念念不忘。对我而言,被人惦记着,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。

世界上这样的事很多,有心栽花的,或许是花枯叶落,任人伤神;无意插柳的,或许是枝繁叶茂,树大根深。刻意为之的,常常带有功利色彩,不见得有丰硕的成果;无意播撒的,往往出于自然本色,会有丰收的快乐。而一切发自内心的爱,不饰雕作的美丽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,焕发出动人的人性光芒,检验出灵魂的纯度。



远眺陆家嘴 陈健

郑邑旧事

旧郑州的赶脚行当

杜丰芮 王瑞明

旧时,在郑州交通不发达的时代,郊区进城或者是城里人到郊外去的时候,有些人都是雇毛驴以代步,所以在郑州城郊四关外有一种租毛驴给人骑,从中收取“脚钱”的行当,做这门行当生意的人叫做赶脚的,也叫驴把式。

样。旧时郑州的“驴口儿”南关外到十八里河;黄岗寺到侯寨,再远些的到密县。北门外到关虎屯,南阳寨到老鸦陈,西边五里堡到三官庙,东门外到圃田,跑远点的到中牟。郊区有很多庙会,城里人到郊区去赶庙会,很多人都喜欢雇用毛驴,这时间是赶脚人赚钱的好时候。赶驴脚的接买卖时一般是以当天能打来回为原则,价钱视路途的远近而定,所以在雇驴脚行当中有“早雇去,晚雇回”之说,否则就

得出大价钱,因为路远,当天不能打来回,就要在外头住店。

赶脚的是个苦活儿,驴把式为人憨厚老实,少言寡语,眉眼忠厚是必须具备的。尤其是伺候女客,上驴要架,下驴要架,走时稳当,客人在上下驴时,他们要搀扶。在平路上他们要跟驴屁股后面一路小跑,遇到路滑、坡陡、坑洼不平及拐弯抹角的地方,赶脚的要手牵着缰绳,只要提扯得法是没有危险的。骑毛驴的也要懂得一些驾驴的技巧,最好看的是妇女回娘家的时候。把褥套架在驴背上,骑驴的女客坐在褥套上,一条腿盘着,一条腿垂着,毛驴走得平稳,由于速度不快,所以十分稳当。女客的身体随着毛驴的脚步而前后摆动,样子十分好看。

就这样的出租交通工具,直到解放后,仍有以出租毛驴代步的。现在郊区农村都通了公共汽车,毛驴已经很少见了。

知味

晒点干菜好过冬

贾利焯

冬天到来之前,总有一段阳光明媚的日子。每当此时,我便忙着制作一些干菜,留于过冬时可以变着花样吃。

趁周末有空,去菜市场买了一些茄子、南瓜、土豆和红薯。回来逐一洗净,切成薄片,下锅过一遍开水,然后摊开晾晒成干。晒好的这些菜干,用袋子装好封紧口,放到阴干处储存。吃的时候,抓一些用水泡泡就能煮熟了。红辣椒买来,用线穿成串挂在阳台上。寒天,做辣子鸡,水煮鱼之类重口味的菜时,直接摘下两三个剁碎了下锅,很给力的。另外,也可以晒些蘑菇干、豆角干、冬瓜干、萝卜干、青椒干等等,这些东西特别适合和肉一起炖,味道和口感,那叫一个好!

我还喜欢晒些“肉”干。鱼挑那种大的买。刮洗干净后,削下两面厚厚的肉,用盐巴腌制几个小时,然后在阳台上晾一片摆开晒。想吃的时候,拿两片用油煎一煎,撒点香菜末,一盘很好的下饭菜便成了。鸡腿买七八个,一打刀花,搓上盐末,穿成一排挂在阳台上。晒成的鸡腿,肉特别紧致,吃起来不仅筋道有嚼劲,口感也非常好。牛肉,切成薄薄的片,抹上盐和五香粉,晒成干,不管是炖着吃,还是蒸着吃,味道都很不错。

我还习惯在冰箱里冷藏点鲜粘玉米和嫩毛豆粒。粘玉米买回来,扒到只剩一层玉米衣,这是为了保持玉米的鲜度和水分,吃的时候不影响口感。冬日风雪封门堵路时,玉米粒可以煲甜汤,炒肉丁,嫩毛豆可以炒肉片、炖排骨、烧烧粥。一家人围在一起,热气腾腾地边吃边聊,感觉棒极了。

王伟说:“拉拉在家根本什么活儿都不干!当然,我也不干,我们家那点活儿都交给阿姨了。”陆宝宝说:“王伟你少故意制造歧义啊,我说的是挣钱的事儿。拉拉你看我,我就不干,都推给王伟和邱杰克去干。”拉拉一摊手说:“我做梦都盼着有这么一天呢,可我得先挣到你那么多钱,才能指使人干活。”陆宝宝就说:“王伟,不会吧,你这么计较?拉拉不给钱,你还不干活了?”说得两人都哭笑不得。

王伟和拉拉去登记那天,天气很好。大约由于是个结婚的好日子,大家都凑这个热闹,登记处塞满了来登记结婚的男男女女。工作人员显然训练有素,秩序还不错。给他们办登记的工作人员是个圆脸的年轻姑娘,她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拉拉,神经完全不像应聘,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悦。王伟的母亲陆教授因为没人及时照会此事而暗生不快。

王伟和拉拉去登记那天,天气很好。大约由于是个结婚的好日子,大家都凑这个热闹,登记处塞满了来登记结婚的男男女女。工作人员显然训练有素,秩序还不错。给他们办登记的工作人员是个圆脸的年轻姑娘,她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拉拉,神经完全不像应聘,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悦。王伟的母亲陆教授因为没人及时照会此事而暗生不快。

王伟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,在登记前是否应该先去拜访双方家长。拉拉踌躇了一下,说:“按理是该这样,可我现在气色差,我不愿意这个样子见你妈。”王伟说:“那至少我得马上去杭州一趟——你跟我一起回去吗?”拉拉为难地摇摇头,她早就盘算好了,利用十一假期,根据各部门头的反馈,集中精神把宽带薪制的数据再彻底整理一次,争取早点儿结束项目。

拉拉让王伟到了杭州别提打算登记的事情,只是礼节性的拜访。王伟有些犹豫,说:“这行吗?”拉拉说:“行,不就是个登记吗,以后办婚礼的时候跟他们打招呼就是了。”

总体说来,结婚这件事,他们三言两语就商量定了,迅速得有点不像话。拉拉一年后醒过神来,抱怨过两次,王伟无辜地说:“天地良心,我是准备有一个恳求的过程,你自己马上就说不行,我总不能再让你倒回去给我设置点障碍吧?”拉拉说她当时太累了,忘了这茬,净想着怎么省事怎么来了。

王伟的杭州之行很顺利,两天工夫就转回来了。他运气不错,拉拉的

哥哥杜涛和嫂子左岸都在,两人替他掩护了不少来自李工的火力侦察,杜工年纪大了随和了不少,显得很慈父。王伟看形势还不错,就自作主张顺势说出了登记的打算,并且万分诚恳地作申请批准状。李工大说,慨然应允,杜工顺势颇为得体地投出了自己庄严神圣的赞成票。这下王伟感到特别安心,他总觉得拉拉说的不特别招呼就登记不太合适。后来证明,拉拉在这上面确实不如王伟考虑得周到,王伟的母亲陆教授因为没人及时照会此事而暗生不快。

王伟和拉拉去登记那天,天气很好。大约由于是个结婚的好日子,大家都凑这个热闹,登记处塞满了来登记结婚的男男女女。工作人员显然训练有素,秩序还不错。给他们办登记的工作人员是个圆脸的年轻姑娘,她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拉拉,神经完全不像应聘,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悦。王伟的母亲陆教授因为没人及时照会此事而暗生不快。

王伟和拉拉去登记那天,天气很好。大约由于是个结婚的好日子,大家都凑这个热闹,登记处塞满了来登记结婚的男男女女。工作人员显然训练有素,秩序还不错。给他们办登记的工作人员是个圆脸的年轻姑娘,她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拉拉,神经完全不像应聘,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悦。王伟的母亲陆教授因为没人及时照会此事而暗生不快。

王伟和拉拉去登记那天,天气很好。大约由于是个结婚的好日子,大家都凑这个热闹,登记处塞满了来登记结婚的男男女女。工作人员显然训练有素,秩序还不错。给他们办登记的工作人员是个圆脸的年轻姑娘,她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拉拉,神经完全不像应聘,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悦。王伟的母亲陆教授因为没人及时照会此事而暗生不快。

王伟和拉拉去登记那天,天气很好。大约由于是个结婚的好日子,大家都凑这个热闹,登记处塞满了来登记结婚的男男女女。工作人员显然训练有素,秩序还不错。给他们办登记的工作人员是个圆脸的年轻姑娘,她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拉拉,神经完全不像应聘,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悦。王伟的母亲陆教授因为没人及时照会此事而暗生不快。

王伟和拉拉去登记那天,天气很好。大约由于是个结婚的好日子,大家都凑这个热闹,登记处塞满了来登记结婚的男男女女。工作人员显然训练有素,秩序还不错。给他们办登记的工作人员是个圆脸的年轻姑娘,她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拉拉,神经完全不像应聘,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悦。王伟的母亲陆教授因为没人及时照会此事而暗生不快。

王伟和拉拉去登记那天,天气很好。大约由于是个结婚的好日子,大家都凑这个热闹,登记处塞满了来登记结婚的男男女女。工作人员显然训练有素,秩序还不错。给他们办登记的工作人员是个圆脸的年轻姑娘,她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拉拉,神经完全不像应聘,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悦。王伟的母亲陆教授因为没人及时照会此事而暗生不快。

王伟和拉拉去登记那天,天气很好。大约由于是个结婚的好日子,大家都凑这个热闹,登记处塞满了来登记结婚的男男女女。工作人员显然训练有素,秩序还不错。给他们办登记的工作人员是个圆脸的年轻姑娘,她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拉拉,神经完全不像应聘,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悦。王伟的母亲陆教授因为没人及时照会此事而暗生不快。

王伟和拉拉去登记那天,天气很好。大约由于是个结婚的好日子,大家都凑这个热闹,登记处塞满了来登记结婚的男男女女。工作人员显然训练有素,秩序还不错。给他们办登记的工作人员是个圆脸的年轻姑娘,她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拉拉,神经完全不像应聘,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悦。王伟的母亲陆教授因为没人及时照会此事而暗生不快。

连载

不管你叫小关好了。又说,我是树仁大学的老师,我姓蒲。

离开交警支队以后,蒲刀驱车驶向中山大道,因为冯渊雷出事地点就在中山大道上。

中山大道仅是双向车道,并不宽敞,但是笔直易行,两边的确都是小叶粗身的树。

蒲刀回忆事故现场的照片,记得背景隐约可见一家大型超市,而这家公司也的确正在大广告战,四处挂挂着降价或导购的横幅和招牌,五颜六色,抢眼夺目。蒲刀轻易就找到了这里,他把车停在超市的露天停车场,徒步走到冯渊雷的出事地点。也许是时间过去已久,又下了几场春雨,现场早已没有了痕迹,甚至连干枯的血迹也没有了。

蒲刀并没有草草了事,即使看不到,他也在马路牙子上伫立了半个多小时,心中默数着急驶而过的车水马龙。按照正常的车流量,这里根本开不了快车,没有车速,遭遇车祸的概率应该不高。

此后的三天,蒲刀一直在报废汽车的垃圾场转悠。偌大的垃圾场车尸遍布,堆积如山,只有两架吊车在不屈不挠地做清理工作,把各种各样的烂车送进压缩机的嘴里。从一开始,蒲刀就知道他想到冯渊雷的黑色皇冠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他憋着车牌子,希望有奇迹发生。这么做的理由并非奢望寻找一点儿蛛丝马迹,而是他需要找到一点儿真实感。

如果看不到任何实物,他就无法相信这些天所发生的一切。

贺武平的父亲贺周年骨子里就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,他出身低微,学历粗浅,但不缺胆识和胸襟。对自己唯一的儿子,贺周年当然是宠爱有加,知情人也知道,贺周年的家教就是放任自流。也许正是这样,贺武平的天性保持得相对完好,38岁的人了还像个小男孩的简单、可爱。

蒲刀对他的印象,比照片上要好多。

本来,蒲刀觉得和贺武平的见面有些遥不可及。没想到仅仅过去两周,他就在报纸上看到松崎双电机的通栏套红广告,意思是公司周年纪念,要举办一系列活动,同时优惠酬宾,回报新老客户。活动之一就是主办一场大型音乐会,宗旨为呈献盛典、再创辉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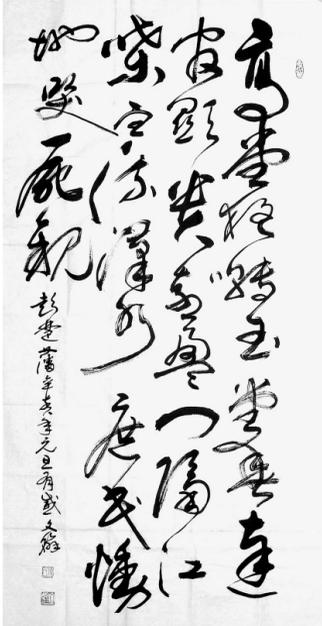
此刻,蒲刀便坐在音乐厅楼座的位置上。



那谁就耽误了,一误就误我整七年哪!”

王伟说:“亡羊补牢为时不晚,下面咱们奋起直追。”

王伟说:“那不见得,夏红生一个,咱们生两个,在数量上压倒她的嚣张气焰。”



陈文汉书法